

大時代文庫第四種

活曜的膚施

任天馬著

大時代文庫

第四種

活躍的
膚施

任天馬著

大時代文庫
活躍的膚施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作人 任天馬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長沙東長街 武昌察院坡
廣州漢民北路 宜昌二馬路
梧州大中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初版

發行額 六〇〇〇册

每册實價二角

(外埠酌加郵寄費)

乙項：漢一二號 出版物：漢一六號

目次

一	開場白	一
二	雲陽鎮上	四
三	行經古老的黃土高原	九
四	初到屠施	一三
五	丁玲女士	一八
六	朱德的啟事	二四
七	夜渡遊擊戰	二六
八	暮色東苑牛	三一

九	經濟狀況之今昔	三四
十	毛澤東先生	三九
十一	文藝·戲劇·音樂	四四
十二	楊柳微風初試馬	四九
十三	新生活的開始	五三
十四	「優紅」和婚姻問題	五七
十五	晚會	六二
十六	兩幕話劇	六八
十七	活報	七二
十八	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七七
十九	紅軍是怎樣打勝仗的？	八〇

二十 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八三

二十一 再會罷，施膚！……………八八

附 錄

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樂（陝北通訊）……………九三

陝北公學（陝北通訊）……………一〇〇

一 開 場 白

十年以來，國共未能合作，戰爭的波及，使中國的社會民生，受了極大的影響。現在抗戰開始，彼此解除過去的誤會，重復言歸於好，對於民族解放的前途，增加了極可靠的勝利保障，真是中國最大的一件幸事。

過去的數年中，因為戰爭的阻礙，國人不容易多知道共產黨方面的情形；謠言所傳，大都不很可靠。於是種種猜測，遂把共產黨說成一個「謎」。因為是「謎」，鬧得大家摸不着頭腦，益覺神奇古怪。

去年紅軍在吳堡渡河預備到山西去的時候，燕京大學新聞學系講師兼倫敦先驅報記者施諾先生 (Edgar Snow) 曾到保安去訪問過，帶了很多的珍奇

故事回來，我看了施樂先生所拍製的電影，聽了施樂先生多次的談述，使我萌生了到陝北探險去的念頭。當時戰事尚未完全停止，我又不是外國人，雖有好奇心，却無法首途。

「雙十二」事件得到適當的解決後，往日對壘交鋒的地方，洋溢着和平統一
的空氣，到陝北去的交通恢復了。今年春天開三中全會的前後，和平的氣象更有
進展，探險的願望，遂爲我安然的達到。

這本小冊子裏面所寫，都是我在膚施所見所聞的實在狀況的記載。我想國
內懷着和我同樣好奇心，而不能親到膚施去的人一定很多，我希望他們能從以
下的拙文中，得到一個膚施的輪廓。

我先打從膚施回來的時候，寫了一篇很長的記述文字，放在北平，沒有發表，
不幸北平淪喪，我那稿子也就無法帶出來了。此書所述，材料祇憑自己已經發表

過的文章；和回憶所及的一點，設若不幸有與膚施實情相出入的地方，還請膚施的朋友們指正。我沒有紀德先生那樣的聲望和心腸，因此，我當然不會寫像「返自蘇聯」那樣的佳構。

此外，抗戰發生以後的膚施是比以前更活躍的，那種情形，我沒有親自看見，遂把膚施友人寄來的信附上作為補充了。想讀者們不會討厭吧。

二 雲陽鎮上

北平的春天，風仍然尖厲，沒有雲的早晨，我們南下的列車從曉烟楊柳中離
開了前門西站。

車子很快的駛過蘆溝橋、長辛店、琉璃河、保定……而南，晚間到了鄭州。
從鄭州搭上瀧海線西行的車，鑽過多多少少山洞，到了開遍桃花的瀧橋，車
停在西安站。

西安在雙十二事變時，為全國注意的集中點。這時候，和平與快樂的空氣充
滿着街市。祇恨糧食貴，天旱水少，不然，這裏要算一個很能令人滿意的樂土了。

我們住在旅館裏，到各處打聽紅軍辦事處的地點，打聽了兩天，毫無一點頭

緒。若是自己雇汽車直駛膚施，車費須花數百元，而且雇不着。在第三天早晨，只好雇了騾車，不顧一切的向北走。

這天起了我平生所未見過的大風，塵土撲面，伸手不見五指。四面都是一片黃色，什麼東西也看不見。經過渭水時，騾車由渡船帶過河。

傍晚到了三原，投宿在三原中學裏面。三原中學校長很客氣的招待我們。我們詢問他：「怎樣到膚施去呢？」他介紹我們到三原西面十里的雲陽鎮去找紅軍司令部。

次晨，我們帶了旅行團的名片，出了三原城，奔向雲陽鎮。

從霏霏微雨之中踏着涇惠渠的邊岸，走到雲陽。我們找遍了這小小鎮市，沒有發見一個像機關或兵營的房屋。每家牆上都貼着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總動員！」「各黨各派聯合起來」的標語。

從一家店舖中走出來兩個穿黑色短衣的少年，每人帽上都綴着一個紅星帽章。一向在我想像中該是很威武的紅軍，却不折不扣像個種田的農人。

我請他們送我到紅軍辦事處去，他們投我以驚異的眼光。我說我們有事特來接洽，他帶我們繞了兩個灣，到了紅軍的辦事處。

辦事處的門口沒有任何標幟。祇有兩個戴紅星帽子的人執槍守着兩扇大門，我說我是特來訪問他們辦事處裏負責人的，請求他們去通報。他說：「主任出去了，請你們先到『紅軍家屬招待所』去休息一會兒，等到主任回來，立刻來通知。」

一棟舊屋子裏，樓上樓下都鋪着稻草，樓上稻草中睡着幾個農民。他們見我進來，坐起來問我們是不是紅軍家屬，我們回答說是到這裏來遊歷的，他們不怕麻煩的詢問我們打從何處來？北方太平？太平？我們一一詳細的回答他們了。

他們都是陝北的農民，到雲陽來看他們的弟弟和姪子的。他們由故里經過五日的步行到此地，已經住了一天，預備在這裏再歡聚五六天，然後回去。他們感謝紅軍供給他們膳宿，並且又給與他們回去的_收。

辦事處的主任回來了，派人請我們到他那裏去，我們離開招待所，進了一間比較整齊的房子。

主任先介紹自己的姓名，他叫彭家倫。他穿着八路軍的制服，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子。

我們拿出名片，說明自己是遠從北平來參觀的，他很客氣的請我們坐，給我們煙抽。

彭先生說着四川話，態度十分活潑，他允許介紹我們到膚施去，祇因最近幾日天天有風有雨，往來不一定有汽車，不然他是願意立刻就送我們到膚施去的。

我們再告訴他，我們假期很短，不能耽擱，末後他肯定的答應我們：假若從西安有汽車向北駛，一定先載我們走。

他留我們吃飯，我們沒有領情，匆匆回到三原城中。當晚三原中學教職員開茶話會招待我們，我們彼此交換了一些救亡的意見，盡歡而散。

三 行經古老的黃土高原

第二天沒有車。第三天午后，西安來了四輛大卡車，每輛車上載着數十袋米，米袋上坐了一些人。

我們一行十人同上了一輛比較空的車子，車子將要向北開駛了，又有四個工人模樣的和一個穿學生裝的上了我們所乘的這輛車。彭家倫先生此時也從雲陽來了。特到車子旁邊來歡送我們，並且交了一封介紹信給隨車護送的兩個紅軍。

從三原起，北面是一片古老的黃土高原。往日峻秀的高山，經過幾千萬年的風雨侵削，個個山峯都被削得很平很平，因為地高而且水少的緣故，光光的一片，

草木一點也不生。兩山之間，則有極深的峽谷，向下一望，深不見底。

暖風輕快的拂着臉面，陝西天氣比北方暖，溫度至少要比北平要高出十度。大家在米袋上將毯子鋪開來了，很舒服的坐着談笑。

幾位同車者很快的和我們熟悉起來彼此毫不拘束互相介紹：我們先告訴他們關於自己的來歷，他們覺得我們這些「貴族」的人到這裏來還是創見。我們詢問他們是做什麼工作的，那個穿學生裝的很輕鬆的說：「我們是擔任生產工作的。」

「生產工作」四個字使我十分驚奇，字面的文縷縷已夠令人感覺得怪異了，何況這四個字的意義，是那麼的使我覺得慚愧。我想，幸而我們先已自己介紹過了，不然，我們難道要說自己是擔任「消費工作」的嗎？

原來他們都是印刷工人，剛從上海來的。穿學生裝的這一位是曾經參加

「五卅」大罷工的共產黨員。在江西時他擔任共產黨中央局的印刷方面工作，長征時被川軍捉去了，後來又逃脫。紅軍到了陝北，他也跑來了。陝北區內原先文化落後，共產黨的宣傳品沒有地方印，於是他獨自一人帶了一萬多塊錢到上海買了全副的印刷機和活字銅模回來，那四位工人，是他請來的排字工人。

他一個人有這樣大的能力，真使我們佩服。他說他並沒有進過學校，僅僅在排字的時候，看了一些文章。後來時常參加黨的會議，纔知道政治、經濟、哲學上的各種知識。

他今年僅僅二十二歲，參加「五卅」大罷工的時候，還是小孩子。他家中還有父親現在住在上海。

印刷機和鉛字等物包成許多捆，一部份放在我們這個車上。他得意洋洋的將那個大木箱指示給我們看，他說：「這些東西真貴，要一萬幾千塊。我帶到上海

去的錢不夠，想了許多辦法纔把這些東西辦妥。你們不久之後，可以看見我們鉛印的解放週刊和別的文件。」

山越過越高，車子爬過一座山又是山。路在一座山上是彎曲的，車子繞着圈子走到山頂，從車中下看河流，像是一條帶子。

這天晚上宿在宜君，次日過中部，我們停車參謁黃帝陵。另外幾部車上的人，我們在晚間寄宿的地方已見面交談了，彼此都很熟習。其中有一位記者，兩位是由申報館派來的，他們看見我們在黃帝陵前照了幾張照片，約請我們將來寄與申報畫刊發表。

四 初到膚施

翻過一重山又是一重山，車子經過三日的奔馳，我們到了膚施城。

在城外，拍了許多照片，遠遠的青山，依依的楊柳，延水蜿蜒地躺在城的周圍，岸邊稀疏的紅了幾樹桃花，景象十分的安靜秀麗。膚施城是依山建築的，城牆一半在山上，環樓高聳，氣勢很險要。

城門上粉着「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八個大字。另外用紅綠紙寫成的標語，也張貼得不少，隨車護送的兩位紅軍將我們帶至「外交部」的招待所中休息，然後將彭家倫先生的介紹信送到「外交部」中去了。

這招待所共有五六間房，我們這旅行團十人，分別在一大一小兩個房間裏

住下來。自從離開三原以來，每夜所睡的都是土坑，這裏不能例外，可是土坑却比宜君和洛川客店裏的清潔多了。

「小紅鬼」這名詞是施諾先生告訴我們的，小小的兒童身經兩萬多里的行軍，真神奇像鬼。我們這時就由幾個「小紅鬼」擔任招待。他們送來洗臉水、熱茶。陝北一般的稱呼，對任何人都喊「同志」，但喊這些「小紅鬼」却為「小同志」，我們也學會了這稱呼，叫他們為「小同志」。

我們雖然有些疲乏，可是十分興奮。處處景况都和別處不同，不能不使我們不東張西望，一問再問。招待所中正面一間房子，牆上懸着兩張照相，一張是列寧先生的，一張是孫中山先生的，照相之外還有對聯標語之類的文字。

這時「外交部」中派來一位王友平先生，領導我們去各部份參觀。王先生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曾在北平某著名大學裏畢業；身材雄偉，面貌俊美。

穿着一身全新的軍衣，十分整潔，風度之溫文，似乎是「西廂記」中的「張生」。

彼此說過了一點客套，他就帶我們離開招待所，到街上去參觀。膚施是陝北最大的一個城市，商業很繁盛，往來行人，頗見熱鬧。富裕雖比不上江南，但比我們經過的陝北幾縣，則好多了。

街上看不到幾個紅軍，膚施是共產黨的政治中心，紅軍在這裏並不多。這裏有陝西省政府派來的縣長，「等因奉此」，並未受「赤化」，但他的權力範圍僅僅祇有一個縣長公署；署外的一切活動，都由共產黨在幹着，錢糧捐稅，人民都不繳納，這是共產黨幫他們廢除的。

這樣的地方叫做「統一戰線區」。

共產黨的「中央局」設在這裏，他們的蘇維埃政府設在蘇區內，此地却稱爲「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博古先生是這辦事處的主席。

我們在城中繞了一大圈，引得沿路的人駐足觀看，因為我們是從遠處來的，十個人的西裝，皮 Jacket，花旗袍，夾大衣是他們平時所不常看見的服裝。

我們到了一個禮拜堂，看見十字架上，掛着許多花綵，友平先生引我們進去，原來這是膚施的大禮堂，當時正在開着「西北青年救國代表大會」。

像結婚禮堂似的會場中，擁擠着數百青年代表，他們是從陝北和甘肅各地來此的有農人子弟、小紅軍、及學生，其中還有西安的代表。有的赤足汗面有的衣裳楚楚，互相熱烈的討論，其空氣之緊張，是我們所想像不到的。

我們得到主席的允許，在會場上旁聽。

他們自己的事情討論完畢，主席請我們報告一點北方救亡運動的狀況，我們事先想不到有這樣的難題，但在熱烈鼓堂的催促下，不能不「班門弄斧」。於是我登台報告了一些北平學生的活動情形。

離開會場，在路上遇見溫濤先生，我熱烈的拉拉他的手。大家一同轉過一個灣，迎面一個穿灰色衣服的胖胖的女性向我們這一羣人奔來，她是全國無數青年人在熱烈仰慕着的丁玲女士。

大家一齊到了丁玲女士的寓處。

五 丁玲女士

丁玲女士單獨居住兩間房子，——一間書房，一間臥室，這比一般人來得闊氣了。這兩間房子僅僅爲大院子裏面的一部，和她爲鄰的，則爲師長陳賡、張語還先生和許多別的名人。

我們人多，她房中僅有一張椅子，大家不得不坐在溫濤先生用木板架成的長登上。

牆上懸掛有圖畫，書架上放着高爾基全集、海上述林和其他數種名著。文人的書室，總脫不了寒酸氣，丁玲女士這裏與別個文人的寫作地點並沒有二樣。

她告訴我們，到膚施來以後，精神上的痛快，使她忘記了一切的不如意事。膚

施方面物質的供給太不夠，太困難了，一般人民生活實在可憐，她現在盡力幫助大家補救這個缺陷。

她去年秋天由西安到三原，在雲陽軍隊中服務很久，然後到膚施，在膚施除掉寫文章，整理集體創作「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的稿件，並在延安師範學校教書和婦女界担任工作。

在她書架頂上，放着有莫休先生寫的朱德故事，和集體創作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的稿子，前者僅爲很小的一本，後者則爲一大厚冊。

我怕別人爭先，迅速的搶到那本長征記。

這稿子外面包着綠紙的封面，裏面是用毛筆橫行抄寫的，在每行文字之間，和上下空餘的白紙上，已讓丁玲女士寫上無數極小極小的字。據說，在另外同樣的二十三本稿子上，也讓別人一樣精密的塗改成這個樣子。

我一張一張的翻過去，灌注全部的精神去讀它，丁女士和別人在我旁邊談到別的問題，我又不能不聽。

一面要看，一面要聽，結果使所看的和所聽的全沒有頭緒。沒法子想，祇有戀不捨的把長征記遞到別人手中，等待將來出版之日再細細的讀它吧。

丁女士所談的，都是從那本朱德故事中所引出來的話。我掏出鉛筆和日記冊記了一點，在下一章中，我願轉告讀者們。

當大家沒有走進丁玲女士的房間前，在路上我向溫濤先生索取了一個「人民抗日劇社」的徽章，這徽章是十分漂亮的。我掛在胸前。我們的伙伴明見我洋洋得意的掛了這徽章，不免有些妬忌。她瞥見丁玲女士身上也掛着同樣一個，便向她索討。

丁玲女士慢慢將這漂亮的徽章從自己灰軍服口袋上取下，掛在明的胸前。

「那不行，你送她東西，也要送點什麼給我。」我強橫無理的要求。

大家笑了，丁女士又解下自己衣袋上用紅色絲帶子懸掛着的一個黃金的五角星章給我，我以為那是什麼貴重的勳章，不敢伸手去接。

「拿去，不要不好意思；這是一個五金工人所送的，我轉送你吧。它原先是一個銅板，兩面的文字磨平後，再磋成五角形，最後纔刻上這幾個字。你帶回去時可要小心些，不要鬧亂子。」

我接過來燦爛玲瓏的五角星章來，不敢向身上掛，那上面刻着「共產黨萬歲」五個字。

我和明都得到了贈品，別人也都援例向丁女士要紀念品。她執起筆來，在每天的日記簿上寫了一些紀念的語句。

天黑了，我們離開了女士的寓處，回返招待所，溫濤先生伴着我们走，以下的

話是他在途中告訴我們的：

「你看丁玲很高興吧，她在這裏很快樂，大家相處得都很好，她兒子在不久之前還寫信給她的，你知道她的孩子嗎？麟麟，現在已經有九歲了，面貌很古怪的，別人喊他小科學家。麟麟還有個妹妹，有六歲半了。麟麟的信上說：『媽媽：現在我很好，妹妹也好，你好麼？』有趣得很。」

我問：「麟麟在那裏呀？」

「在丁玲湖南的老家裏，丁玲的母親在那裏帶着他們。」

「丁玲喜歡他們嗎？」

「自然喜歡，上回她自己還縫了衣服寄去呢。」

「丁玲很喜歡玩，有一次大家在一起玩一個遊戲；我們二十幾個人坐成一圈圍圍子，圍子中間放着兩個碗，第一個碗裏放了十幾個紙捲子，每個上面寫一

個動作，如『相罵』、『換坐位』、『接吻』等等，第二個碗裏放了二十幾個紙捲子，每個上面寫了一個在坐者的名字。玩的時候，我們先抽出兩個人名，然後抽出一個動作。要被抽出來的兩個人照抽出的動作做。丁玲的名字在紙捲出現時，和我們這裏那個外國醫生同時，而他們的動作，是一個『接吻』。你想，和一個外國大鬍子接吻，多麼有趣味呀！

「丁玲吻了他嗎？」

「你問她自己好了，玩笑是玩笑，不會太認真。」

六 朱德的故事

「朱德以前是軍閥，後來纔轉變過來。他自己說他半生是軍閥，半生是紅軍，一點也不隱瞞。」

「當了紅軍之後，他十分努力，和戰鬥員一起衝鋒上陣，一點也不擺架子，生活樸素得很，一個月祇有五塊錢的薪俸。」

「等一會你們看見他，如果不經別人介紹，你一定不認識他。又老又粗，並不像一個長官。」

「有空的時候總在抗大打籃球，他很喜歡運動。」

「除掉莫休寫的『朱德故事』這篇文章之外，美國女作家斯麥特來(M. S. ...)

(Smately) 正在這裏替他寫傳記。這位女作家住在大禮堂的對面，等一會我可以帶你們去見見她。她的文章快要寫好了，大概不久可以在外國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講一個朱德的小故事給你們聽：

「朱德會燒飯，他無事的時候喜歡在廚房裏面混，在江西打戰的時候，他有一次被別人捉去，手中還捧着一個鍋，沒有放。別人問他在紅軍中幹什麼事，他說自己是個『伙夫』。他衣服又破又舊，而且手中又捧着一個鍋，樣子本來像個伙夫，人家自然不留心他，不會猜到是朱德，就把他放了。」

「他到現在，仍然沒有改換這習慣，並且飯也燒得很好的……」
我們聽着這有趣的故事，不知不覺已到了招待所的門前。

七 夜談遊擊戰

晚飯之後，王友平先生替我們排定一個訪問的日程表，他說，這日程已爲被訪的人所同意了，他們決定按時等候我們光臨。那日程表是：

			上	午	下	午	晚	間
第一天	財 政 部 (經濟問題)	郊 遊 (騎馬打靶)	抗 日 大 學 (比賽籃球)	博 古 先 生	毛 主 席	內 政 部	晚 宴 · 晚 會	自 由 訪 問
第二天								
第三天								

我們完全同意這個訪問的日程，大家高興的從行囊中拿出我們遠從北平帶來的一點禮物，托友平先生替我們分送。友平先生說他自己希望能夠得到一支自來水筆。

我們答應在離開膚施時留下一支筆給他，我們又贈給他幾盒糖果和香煙。在臘炬光跳動中，溫濤先生、陳廣先生都坐到我聚集的土坑上面來，友平先生是最會談話的人，他上下四方，無所不說，末後，他談了一大段遊擊戰爭的事。

大家聽完覺得不夠，友平先生又說：

「我們這裏『遊擊』這名詞的應用可廣啦，戀愛場中也有人打遊擊。」

「怎樣遊擊呢？」

「結婚，這裏是再也自由不過的事，沒有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必換

戒指，登報啓事，祇要登記一下就可以同居了。雖然結婚容易，但是結婚以後彼此要負責任，不能再與別人談戀愛。已婚者在沒有離婚前，若是再愛別人，法律要處分他的。有些男女爲了要多享受幾次戀愛的滋味，今天和這個好一陣，明天又和那個好一陣，老是不結婚，這樣一來，這個爲之不安，那個爲之徬徨，這是戀愛場中的遊擊戰。」

「你這樣年青風流的人，能幹，漂亮，你遊擊過幾個？有幾個來遊擊過你？」

「沒有，一個也沒有，我不遊擊別人，別人也不遊擊我。彼此相安無事。這種戀愛場中的遊擊，是一種毛病，不是一個好現象。我們共產黨不能允許毛病侵犯到自己的身上來，勇敢的打退這不良的風氣了。」

「現在你們不打仗，戀愛場中也不遊擊，你們不是與遊擊絕緣了呢？」

「不，這倒也不。」友平先生一面說着話，一面指着陳慶先生說：「他天天在

拚命的遊擊呀。」

陳廣先生見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的臉面上立刻飛了一片紅雲，不好意思，又微微的笑起來了。

「陳廣先生原在黃埔軍官學校裏讀書，深得蔣先生之歡心，北伐時建立不少功勳。以後國共分裂，他就加入紅軍，衝鋒陷陣，勇敢異常。有次受傷，腿壞了，結果讓醫生剖去一段，成爲一只腿長一只腿短的人，以後他再打仗，另一只腿又受傷了，照樣再剖去一段。這樣一來，兩只腿又一樣齊了。」

「他的腿雖短了，跑路却比別人快些，他雖然是個師長，每餐吃飯的時候，則一點不和部下的戰鬥員客氣，有菜就搶菜，沒有菜就搶飯，這裏搶完又搶到那裏，東邊跑一趟又到了西邊。有時候一餐吃十幾碗稀飯，在搶的時候，伸手到稀飯桶裏面，稀飯沾滿在頭髮上，耳朵和鼻孔裏，這是吃飯的遊擊。」

友平先生說完，大家都哄然大笑了。

八 林伯渠先生

一個陰暗的早晨，林伯渠先生在「財政部」的「列甯室」中接見我們。

林先生名字叫祖禰，伯渠是他的別號。少年時就參加革命，很得孫中山先生的知遇。現在若在國民黨中，當算一個「老前輩」了。在國民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會，他都曾經被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從蒼白的頭髮和鬍鬚上看來，我猜想他的年齡已經超過了六十歲。他戴着一付黑邊的托力克眼鏡，眼睛近視，但近視的程度並不深。

他待人的態度是異樣的和靄，說話時常常帶着笑容。臉的形狀略帶方形。「張鐵嘴」「趙半仙」之類的朋友看來，無容分辯的是「福像」。

他的面頰很紅潤，雖然繃起來的皮膚帶着他生平飽經憂患的表徵，可是他康健的精神，却充溢在他的言笑之中。

他這樣一個年老的人，經過二萬五千里的行軍，經過無數的戰爭，並不比一個青年人表現得衰老。「老當益壯」，林先生至少是能承受這句贊語的。

聽說林先生的妻子兒女完全在以往的十年中被殺完了。林先生並不因之而氣餒，而悲痛。反之，他更積極的努力工作，更堅定的爲聯合戰線奔走。在今年清明時，張繼先生代表國民政府到中部的黃帝陵前舉行「民族掃墓」禮，林伯渠先生也去參加，兩老相見，歡然縱談舊日的事情，爲國共兩黨之間，消除了不少誤會。

兩張八仙桌子接連在一起，成爲一張長桌。林先生坐在長桌頂端主席地位，講解紅軍和蘇區過去和現在的財政情形。

說到貨幣的時候，他從袋裏摸出十個小紙包分給我們，每個裏面放着一張一元的紙幣和兩個銅幣。那是他們以前在江西時候製成的，現在在陝北某一部地方可以通用，但不能應用到別處去。

我們高興的收下這份禮物，林先生不怕麻煩，在我們未到之先，就預備好了，盛情之隆，令我不能忘記。

「小紅鬼」給每人送來一碗茶，林先生慢慢地喝了一口茶，纔開始他的談話。

九 經濟狀況之今昔

「紅軍之起始，是農民的武裝隊伍，他們沒有槍械軍火，也沒有一定的居留地點，往來奔走打遊擊戰。這時經濟的來源，主要的是沒收土豪和地主的財產，劫奪政府的銀糧。每次收入很多，而本身組織簡單，所用則很少，故不感經濟的困難。反來把有餘的錢糧送去救濟貧苦人，這叫做『藏富於民。』」

「各處流散的小股遊擊隊匯合成爲『師』後，組織擴大了，各處都要用錢，經濟上就發生了困難！但問題並不大。後來在江西建立『中央蘇區』，政治機構很龐大，軍隊有十幾萬，用費隨之增加，這時候財政十分不容易管理。但是大家都省吃節用，雖然遭遇五次圍剿，可是我們終於度過難關。」

「我們當時除掉在『節流』之外，『開源』方向，首在發展國民經濟。民衆有錢，我們就有錢；民衆不景氣，我們必無法可想。當時我們幫助農民生產：春耕運動，紅軍和共產黨員都幫農民種田；少年先鋒隊則幫助農人拾糞。秋收，以及其他農忙的時候，我們都去幫忙，並且發動婦女們幫助男子生產，女子體質雖然比男子弱些，一個女子抵不上一個男子。但兩個女子有四只手，倒不一定比一個男子弱。

「工業方面，我們除掉改進當地舊有的生產基礎，並且開了些工廠，用合理的方式管理，大家爲了自己而做工，生產效力和生產量都大增。

「貿易方面，我們是統制的：江西的藥材、紙章、木料、礦產以及瑞金的煙草，我們由公家來經理，向外行銷可以得到不少的收入。用以購買我們需要的鹽、五金、交通用品和醫藥等等。

「稅收，對農人收很微小的一點，等於沒有。商店收稅則比較的大。貨品輸入

和輸出蘇區，我們也徵收關稅。凡不是生活必需的東西和裏面生產的東西，收入口稅很多。裏面需要而且缺乏的東西，則不收稅。運貨出口呢，反過來多抽裏面正在急需的東西的出口稅，而不抽裏面不必需的東西的稅。這種關稅，目的在保護生產和消費之安定，倒不僅僅爲了收入。

「金融方面，我們也開有銀行，不是爲生利，而是爲了需要來開設的，銀行裏經常發行紙幣，放款給農民，在蘇區之內各地也可以匯兌。銀行所得的利益，並不爲私人所有，而是爲大家造福利。

「另外，各鄉各村都有消費合作社，這對農民和工人更有好處。減掉從中剝削的一層，使消費者和生產者打成一片。

「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之下，國民經濟是有了辦法，我們的財政上，也減少了困難。

「我們財政的基礎在這種情形下穩固起來，但我們一切政費軍費，還要大量的仰給於同情者的捐款，和一些借貸，在開闢新蘇區和遊擊隊活動的區域，我們又可以打倒很多的土豪。

「末後我們離開江西，江西的改革又被還了原。長征時我們沿路遇見苗人和裸裸，我們和他們做了一些生意。

「在陝北，我們爲了要抗日，土地政策是放棄了。我們不用武力來鬥爭，我們也不沒收土豪私產；我們願意中國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機構。以後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我們願意經過立法的手續來決定辦理。

「這裏情形是各位看見的，物質環境太苦了。糧食不夠，民衆生活很不容易。在陝甘寧邊境蘇區裏，仍然實行我們以往在江西的舊辦法，在延安以南是『統一戰線區』，一切沒有什麼大改革。縣長是由南京派來的，他仍然維持原來的制

度。但是人民一切土地的捐稅，却讓我們幫他廢除了。

「吳起鎮新辦起工業來了，工人政黨努力辦自己的工業，發展得極快，延安煤油是全國有名的礦產，我們用斯太哈諾夫的努力方式去開採。」

「以往盤據在這裏的軍閥專向民衆身上壓榨血汗，我們却勝利的剝削這豐裕的大自然，陝北地方縱然貧苦，但是不久之後，我們要開闢成爲十分富足的地方。」

「羊毛、煤、鹽都是大宗的出品，在生產和運輸方面我們都在努力改革，共產黨是最不怕困難的，我們希望使這裏人民生活能很快的改良……」

足足的談了三個鐘頭，林先生纔把經濟狀況說完，他喝了一大口茶後，紅潤了的臉上現出勝利的笑答。一面擦火柴抽紙煙，一面說：「你們還有什麼要問」

十 毛澤東先生

往日好像在報上紙看見過關於毛澤東先生儀表的記載，說他頭髮長有數尺，指甲也尖削削的約有數寸深。我閉目冥想，這樣奇形怪狀的人，真像魔鬼了。

事實毛先生並不那樣，我所看見的毛先生，是和靄恭謙的一個「學究」，雖然他滿腹所藏的是現在世界上最前進的理論，可是他的生活習慣，並不脫一個老農夫的氣味，他口語中時常說着鄉間通俗的字眼，如「痾屎」之類。

他是封建殘餘份子最忌恨的一個，可是他却會做「遺老」們所獨擅長的舊詩，他記載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事實，寫了這樣一首七律：

「紅軍不畏遠征難

萬水千山似等閒

五嶺參差翻細浪

烏梁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懸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萬重雪

三軍過後盡開顏

聽說在長征的途中，毛先生常常吟詩，有些人以為長征是多麼艱苦的事，一個領袖人物，應當勞苦籌劃，豈有閑情逸致來幹這種無濟於戰爭的事？殊不知共產黨做事，拚命的時候固然拚命，而對於娛樂和日常生活，也一定使之充實。一個人沒有正常的娛樂和休息，可以發生壞影響而使他想做的事做不好；反之，若是

一個人能夠很快樂的過他日常的生活，他的鬥爭才能得到勝利。

毛先生對於做事的努力從來沒有比別人落後過，但是他的物質生活，則永遠不能與別人抗衡。銀行中沒有一分錢的存款，自己沒有一寸私有的土地，坐臥在一個土洞中，甚至於將親生的兒子送給別人撫養。

抗日大學初開學的時候，從上海、北平、南京、西安來了一兩千個有志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出身於資產階級，雖然甘心在膚施受苦，但膚施的糧食不夠，經濟的特別困難，常常要使他們吃不飽。原來膚施各項工作人員的伙食一律每天是五分錢，毛先生和中央局的全體人員，爲了要讓這些有爲的青年吃得好些，不妨害他們的身體，特把他們自己五分錢一天的菜錢，減少二分，移去添加抗大學生的菜錢。這樣，中央局要人每天的菜錢祇有三分，膚施其他各項人物的菜錢五分如舊，而抗大的青年學生每天却有七分錢的菜吃。

毛先生這樣的克苦爲青年們造福利，怎樣不鼓勵抗大學生的特別努力呢？

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他的私生活，下面，我願談到政治方面：

毛澤東先生是蘇維埃的主席，在中國共產黨之中，毛先生又是一個「中國的斯大林」，雖然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職務是由張聞天先生——洛甫——擔任。

毛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者，中國共產黨有了十七年的歷史，毛先生就在中共裏幹了十七年。反對立三路線和機會主義，都是他拿着大旗領頭。紅軍初創的時候，毛先生領導了湖南的農民爭取武裝；以後紅軍漸漸發育長大，毛先生像一個保養她的乳母，解決她的困難，率領她走上了光明的大路。

「聯合戰線」的提出，毛先生曾在這方面盡了最大的努力，在團結抗戰，內亂

全息的今天，我們是不能不溯想到毛先生的。

不僅是一個政治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毛先生又是一個理論家。「唯有參加實際工作者，纔懂得理論。」毛先生的演說和文章，又遂成爲無數人的指南針。

一一 文藝·戲劇·音樂

由於一般文化水準低，在陝北，目前尚不能出現什麼特別成功的作品；但是，這裏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各種藝術部門都在普遍地樹立它堅不可拔的根基，這根基會在不久的將來開放燦爛奪目的花朵。

在各處的壁報上，無論是用方塊字或新文字，都登載着大量的寫實的文藝：有詩，有牆頭小說，有短劇，有文學理論，這些作品大部份是初學寫作者的嘗試之作，而所反映的，則都是他們勤勞的現實生活。

抗大裏有着苦幹文藝的人，紅軍之中，也不乏這類的志士。徐夢秋先生在此地，文藝界算是了不起的人物了，成仿吾先生，吳奚如先生，丁玲先生，彭雪楓先生，

莫休先生，都是一時的俊傑。這些人個個都有別的重要工作，但他們都不放棄領導膚施的文壇。

「二萬五千里長征記」是一部偉大的集體創作，現在已經完成了它的初稿。這初稿的內容是從許許多多身經二萬五千里路程的征人們日記中採取來的。饑餓、戰爭、深水、高山、正義、民族和着血淚交織成它的骨幹，再用艱難、愉快、努力、冒險、演繹成爲活潑動人的文字。像在呼號，像在泣訴，近代偉大的史實就洋溢在這幾百萬文字之中。

這集體創作的開始已經有一年多的歷史了。起初由參加長征的人自由用片段的文字敘述長征中的史實，在幾千篇短文中，選出幾百篇較佳的作品。由這幾百作品，再加以淘汰，祇剩下了百餘篇佳作。然後再按照歷史的次序排列起來，成爲一部長篇巨著。這長篇巨著，經過徐夢秋、丁玲諸先生的剪裁後，成爲現在的

初稿。這初稿已抄成二十四份；繼續讓身經長征的人補充和富有文學修養的人修改。以後大家整理完畢，還要聚會討論，製成定稿。

司麥德萊 (Miss Smately) 是名聞國際的美國女作家，她寫過很多關於中國紅軍的文章，尤以 *China Red Army Marches* 一書出名，現在也在膚施寫作，每天不離打字機，在寫朱德先生的傳記。

其次，我願報告一點戲劇方面的情形。

自從膚施有了新的局面以來，一共成立了三個劇社：平凡劇社是文藝協會主辦的，帶有較多職業性質。中央劇社和戰號劇社是分別由政治軍事工作人員和抗大學生組織的，為純粹業餘的戲劇組織。後來，這三個劇社為增強實力進一步推動劇運，特地将原有的三個劇社合併起來，成爲一個規模較大的人民抗日劇社。現在膚施一切的劇運，就靠它做一個中心。同時，紅軍各師各團裏的戲劇組

織，也多半要受它的影響。

這裏通常用的劇本幾乎都在別處上演過的，自己編排的劇本，也有不少。

因為這裏演劇的目的在「文化」而不在「生意」，所以「賣票」和「退票」的麻煩都沒有。劇場雖小，票由劇社輪流送給各界，使大家都有看戲的機會。若是演街頭劇，那是更好了。因之，更加深每個人對戲劇的愛好。

人民抗日劇社中除掉少數負責的職員是經常在劇社中工作外，演員幾乎全是由政治軍事工作人員及當地的居民抽閑來充任的。這些人們出身的社會階層不同，幹過各種職業，處過各種境遇，曾經實踐過並且熟悉了種種不同的生活，所以表演時不必矯揉造作，自然而然給人的印象是真實、深刻；而能非常感動他的觀眾。

農民劇由農民自己扮演，穿自己舊有的衣服，說當地的土話，做出自己很習

慣的表演和動作，雖然沒有精緻的技巧與匠心的穿插，而成績却很不壞。好比扮農民的主角在舞台上受到旁人侮辱的時候，而在舞台下的農民臉上立刻就反映出這戲劇的效果來，好比自己身受着侮辱一樣。這種情形——充滿着「現實主義」色彩的戲劇在膚施——往往使演員和觀眾打成一片。

除掉扮演漢奸的不是由真漢奸扮演外，其他各種演員都忠實地表演了本身的實踐生活，從各種的生活姿態中反映出整個的中國社會情形，這樣，戲劇在膚施除掉滿足觀眾娛樂上情緒上的要求外，更盡了極大的教育任務。

音樂，陝北原先祇有一點土謠，紅軍帶來大量的鬥爭性的歌曲，已經很廣泛的傳給當地的民衆了，而且共產黨爲了灌輸民衆以政治的知識，利用當地舊調子，填入新辭，「舊瓶裝新酒」，事半功倍。

記得以前有人寫過關於蘇區的文章，說八十歲老太婆還會唱歌，真是怪事。

我所在陝北看見的情形，幾乎更甚於是，不問多大年齡，幹什麼事，每個人都會哼一段。

「送我哥哥當紅軍」是一只艷麗而且富於煽動性的歌曲，調子十分簡單，陝北和晉南都很流行。村姑高聲唱着：「送我哥哥當紅軍，當了紅軍打日本，唉，……」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而對當地的青年男子，却刺激很大，促使他們去當紅軍。紅軍不必拉夫捉人，自願投效的已來得很多了。

膚施的音樂專家不多，許多歌曲都是由很多的人集體創作成功的，如「辟裏拍」一歌，即是某歲舊歷新年攻進一個城池時創作的，「辟裏拍」是爆竹的聲音。

「國際歌」在膚施並不時常咏唱，僅僅在開大會時唱一唱，大家對它很尊敬。

十二 楊柳微風初試馬

天剛亮，友平先生就到招待所中來了，大家還沒有起來。

我們告訴他昨晚分頭去訪問的情形：有人去見周恩來先生的，談到軍事問題；有人去見博古的夫人劉羣仙女士的，談到婦女問題；有人沒有出去，成仿吾先生扶着手杖遠從城外來訪，詢問北方最近的情形，暢談了好久；我在溫濤先生的小屋子裏喝咖啡，談了些當地文藝和戲劇的事，並約定今日請他和丁玲女士吃八寶飯。

說着，陳賡先生來了，他帶了幾支手槍，領我們出城去玩。

天氣極好，遠山近水，宛如圖畫。溫風似酒，吹動延水兩旁的桃樹和野花，馨香

醉人。

打靶場中已經過佈置了，我們到那兒，每人放了幾槍，然後又打手槍。這時由友平先生特別請來一位有名的射擊手，表演許多特別的技術給我們看，槍槍中的，真是「百發百中」。

這位先生以前在莫斯科得過幾次射擊的錦標，蜚聲國際。現在膚施，全城射擊之準確，也推他第一。

打過槍，各人跨上一匹馬，在延水旁邊任性的奔馳。我自小讀死書，沒有過過這樣「英雄」式的生活，今天驟然玩槍走馬，心中蕩漾着說不出來的痛快。口中不住吟着吳梅村的句子：「楊柳微風初試馬。」

跑了一整個上午，纔回城去。陳廩先生說起他幾只手槍的來歷，則是「這支槍是張學良送我的，那支槍是四川軍隊送我的，我們紅軍的軍器都是別人送的，

好久不打仗，沒有人送新的來，不然，今天也可以多打他幾槍。」

「不要著急，不久日本人會送你更新的手槍。他們不是拚命在擴張軍備嗎？他們錢越花得多，你們將來新式武器也會增多。」

大家在微笑中進了城。

十三 新生活的開始

午後到「內政部」訪問，出來接見我們的是一位僅存一只手臂的病態中年人。他面色很嚴肅，沒有一點笑容：

「你們遠從北平到這裏來考查，我們願意坦白的把此地一切情形告訴你們。我們不客氣，也不會客氣。以前外面到我們這裏來玩的人不多，像你們這樣大的旅行團，恐怕以前還沒有過。」

「陝北是一個十分貧苦的地方，我們沒有來之前，兵災連年，人民都逃亡光了。從南到北可以走十二天還走不完，可是這地域裏面的人口，則不到一百萬。從前軍閥在這裏種煙害人，無所不爲；而且常常和同民衝突，引起無數次糾紛。加以

天時不好，旱災多次，更使這地方民不聊生。

「這裏人民生活之苦，恐怕別處從來沒有見過。糧食特別少，又特別貴，如果要餓死，除掉借高利貸和押印子錢，唯一的辦法是做強盜。兵災之後，疾病隨之，軍閥帶兵在這一帶住久了，梅毒也傳播得厲害，我們初到這裏，一切事情都不容易做。」

「共產黨是不怕困難的，能克服困難的也祇有共產黨。我們到這裏後，第一件事是免除他們一切的稅收，這樣纔給他們一些生活的自由。本來我們是要重分土地的，現在我們要執行『聯合戰線』已經改除了往日的土地政策。祇有用別的方法，幫助貧苦的農民，我們開銀行貸款給他們，春天借種子給他們，幫助他們耕種。耕牛，糧食，我們都可以無條件的借給貧農。」

「合作社對於農民利益最大，現在大部份農民都漸漸來參加。已經參加的

在二十萬人左右。不久之後，這數目更會大起來。

「物質生活之改良外，我們發動民衆參加政治生活，讓每人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現在的蘇維埃，不久要改成普通的民主。每人的權利一樣，並不限制工農以外的人。

「鄉蘇維埃爲一個民衆議會的小單位，鄉之上有區蘇維埃，區之上有縣蘇維埃。以後『蘇維埃』的名稱取銷後，但是由鄉而區，由區而縣而省的系統仍然不改。

「現在這裏與外面之不同處：(一)無叫化子。(二)無大富。(三)無閑人。(四)文化水準在飛快的增高，到今年九月，我們可以消滅三萬個文盲。(五)個個都被發動來參加政治活動，公益事情，大家熱心；將來對日抗戰開始，我們連老弱都組織爲赤衛隊，少年先鋒隊，抗日青年隊，大家隨時都可以上前線。

「另外，在交通方面，我們修了不少的路，在甘肅、陝西的蘇區內，我們自己設有郵政局。我們有自己製的郵票，你們可以帶點回去做紀念。」

「我們希望最近多辦醫院之類的公益事業，但處處受經濟的限制，沒有辦法，可是我們始終不放鬆一步的在努力設法。」

「我們最快樂的事是把文化水準提高多了。民衆在無知無識中是多麼痛苦？今年年底我們一定要消滅五萬個文盲。假設不是我們這樣幹，照從前那樣下去，一世紀以後也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十四 「優紅」和婚姻問題

「內政方面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優紅」。「優紅」的意思是優待紅軍和他的家屬。

「紅軍的生活此刻暫時不談，關於優待紅軍家屬，我們非常注意。我們紅軍是爲了保障民族的生存和勞苦大眾利益而建立的，是一種自己的組織，決不是招募來爲別人拚死的奴隸。工農加入紅軍之後，他的家庭，我們有照顧的責任。優紅的意義，就在這裏。

「就消極方面來說，一個農民加入紅軍之後，若是顧慮家庭，打仗一定打不好。我們優待他們的家屬，至少讓他不要發生後顧之憂。

「有些勞役，紅軍家屬可以免除；婦女生產，我們給以物質的補助，在春耕的時候，發動別人來耕紅軍家屬的田。人民一切普通的利權，紅軍家屬有優先享受的權利。」

「紅軍死傷的可以受到撫恤，他妻子和父母能受到終身的優待，並不僅是一點物質的幫助而已。」

「紅軍在沒有戰事的時候可以回家，親屬也可以到防地去看他們，旅費由公家發給。」

「紅軍子弟的教育，我們特別爲他們設法。」

「一個紅軍能夠受到這樣的優待，必定能忠實的執行他的任務。同時，民衆們也因此而願意參加紅軍。」

「我們此地的婚姻問題也許大家很關心。關於這問題，以前也是一樁困難

而不易辦好的事，現在已經上軌道了。

「我們的主張，婚姻是絕對的自由，一夫一妻，不能娶妾。

」結婚和離婚都非常容易，如果兩造同意，登記以後就可以獲得合法的地位。但是和不能自己生活的女子離婚，男子須給被離的女子以生活的幫助。離婚以後的子女，父母各有一半撫養的責任，若是母親自己不能獨立生活，父親須負全責。

「我們初行這種法律時，大家看見離婚的手續簡單，所以離婚的很多很多；但不久就減少了。以前離婚數目多的緣故，是不合式的婚姻，在舊制度之下無法解除，一遇到新的制度，自然的就解除那久久不能解決的痛苦事了。

「童養媳此地絕對禁止，以前買賣的婚姻，也不復存在。沒有錢的男子可以自由娶妻，不需要聘金和禮金。以前此地風俗，聘金等費數目很大，在經濟的壓迫

下，多少壯男不能聘妻，多少女子誤了青春；而土豪劣紳，則享受過份的淫樂。現在不然了，婚姻不受金錢的支配。

「別處常常看見有些爲着婚姻問題苦惱而自殺的青年，這裏絕對沒有。青年們快樂的解決了這個問題，然後把他全部精力貢獻到挽救危急的祖國的事業上。

「婚姻問題解決了，娼妓也絕對的清除了，梅毒也不再廣播，它害人的機會也減少了。

「有一樁好笑的事：當我們紅軍初到陝北的時候，甘泉、膚施一帶，家家掛燈懸綵，嫁的娶的，每天起碼有幾十。當初我們以爲當地風俗作興在某一季節內完婚，未加注意。後來纔知道他們怕我們『共產共妻』，趕早辦理婚事，以免被人佔先。這可笑的事，我們加以勸導，民衆還不信，後來看見我們比滿口『仁義道德』

的老夫子還要規矩，纔放了心。」

我們從「內政部」出來，參加中央局的晚宴。

中央局特爲到膚施來的西北青年救國會代表和上海的記者預備幾十桌肥魚大肉，我們口福好，也幸而附帶的被邀。可惜我們到遲了，沒有聽見賓主的說話，祇見大家張着大口在埋頭苦幹。

十五 晚會

吃完飯，挺着裝飽了的肚子離開「中央局」，由王友平先生率領我們去看晚會。這「晚會」不是上帝的信徒做「晚禱」開的「晚會」，而是一種定期的聯歡遊藝會。

晚會的會場仍在開西北青年救國代表大會的那個舊基督教禮拜堂。這一次晚會原是特別爲着招待西北青年代表大會而開的；我們是遠客，自然也被款待。我們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和同車到膚施來的記者先生們坐在一起。

毛澤東先生也一搖一搖的來了，他坐在我們後面。靠在他旁邊坐的是西北青年救國會的代表，年齡很小，玩皮得厲害。

我從進會場起就聽見這些青年代表們唱歌，這一堆唱完，那一邊又接着唱，一刻的休息，沒有，後來忽然停止了，不知有誰在操縱（？）他們，他們同聲的喊：「請——北——平——來——的——同——學——唱——歌。」接着全場熱烈的鼓掌，又是：「不——要——客——氣！」

我們在羣衆的壓力之下無法逃避，在他們鼓掌的第三通之後，站起來唱着我們剛學會不久的一只蘇聯歌曲「祖國進行曲」。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他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

.....

春風蕩漾在廣大的地面，

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樂；

世上再也沒是別的國民，

更比我們能夠歡笑；

.....

如果有敵人要來毀滅我們，

我們就要起來抵抗，

我們愛護祖國有如情人，

我們孝順祖國像母親！

.....
.....
.....

在他們熱烈的掌聲中坐下來了，我心中浮起一種說不出的苦痛滋味。我唱着每一句這雄偉的歌詞時我都難過，我將自己的祖國和別人的祖國一比，我真覺得慚愧。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我們又唱了一個「快樂的人們。」

接着羣衆的力量一齊注集着壓迫毛澤東先生，粗大的聲音是：「請——毛

主——席——唱——歌！」

掌聲，亂喊和口哨吵成一片，三通掌聲，並沒有結果。毛先生的屁股死命的釘

住板凳，雖然被坐在他左右的青年代表拉起來，但是他立刻又掙扎坐了下去。

大家沒有辦法想，移轉目標到毛先生的夫人賀子珍女士身上。賀女士比毛先生大方些，唱了一段「無錫景」。

經過半小時的唱歌，大家都玩鬧得十分高興。這時台上纔拉開幕來演戲。

膚施是沒有電燈的。小小的舞台上主要的燈光只是一盞煤氣燈。燈旁邊繫着兩個紅綠布袋。當舞台上燈光需要改變的時候，在後台的人只須拉動那繫着紅綠袋的繩子，那燈光的色彩便立刻改變了。這種裝置，比上海下等「地舞台」的燈光都不如，可是在膚施則非靠它不可。煤氣燈之外，次要的燈光是蠟炬，在很大的紅紙燈籠中燃燒着。燭焰的跳動，令人飄飄然回想到一百年前的舞台。舞台前面的邊沿上，用十幾盞小煤油燈排成一條弧線，在每盞燈旁邊罩着一個用煙捲包中的錫箔紙製成的「凹鏡」，好收到使燈光照向舞台的效果。這據說是溫濤

活躍的臂施

先生創造的 Foot Light。

又是熱烈的鼓掌，戲劇纔慢慢的開始。

十六 兩幕話劇

第一幕是「父子兄弟」

東北人某甲原有快樂充裕的家庭，自經瀋陽事變後，由於暴力的壓榨，家庭便毀滅了：母親死去，父子離散，哥哥由飄泊而入義勇軍；弟弟爲了養活父親，却做了以違背自己良心，捕捉義勇軍爲職業的警察。帝國主義者最毒辣的手段是利用中國人殺害中國人，所以做僞國警察的須要像獵犬般成天的幹着不人道的工作。某天正當父親偶然出門的時候，哥哥從遼遠的地方回來了。弟弟自小就不會見過哥哥，不知道這陌生的人就是自己的親骨肉。因此，一見他舉止乖特且暗藏手槍，便執行自己的職務而嚴重的盤問起來。這樣由於兩人衝突的結果，弟弟

便把哥哥打死了。後來父親回來說明哥哥的淵源，弟弟纔明白，原來自己替敵人把哥哥打死了，因而慚愧交集，自己便也決然去參加了義勇軍。

演員是由抗大同學擔任的，他們能真切的表情演出偽滿統制底下的同胞的慘痛、觀衆緊張的心情隨着劇情的起伏不能自己的感覺着哀痛、悲憤、惋惜、激怒。六年來羞慚的恥辱，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重新烙上一道新痕。

第二幕劇是「最後的祕密」描寫西班牙內戰中叛賊弗郎哥部下虐待工人的慘狀和工人奮鬥的英勇。啓幕時一個幾天沒有飲水祇以鹹魚爲食糧的工人在受審，法官（弗郎哥部下）用白水引誘他供出祕密印刷所的地址。可是恐嚇和引誘終久不能使受審者把祕密說出來。法官無法可想，又去審第二個工人。第二個工人意志比較薄弱些，加以受過長久的毒打和苦刑神經已經昏亂；祕密幾季從他嘴中漏出來了。第一個工人看見情形不好，忽然改變他一貫的態度，說自

己願意答覆法官一切願意知道的事。但要求以能夠釋放他並且資送他逃出西班牙爲條件。

這樣，妥協的談判開始了。凶狠的法官高興的爲這工人預備逃往美國的船票和現錢。當這工人正要全盤供出一切秘密之前，他又提出另一個要求：請法官先殺了他的難友，以滅絕將來足以宣傳他「告密」事情的口證。這要求在法官微笑中立刻答應並施行了。槍聲在窗外響後，這工人竟突然出人意料的大笑起來，且說：「秘密原先有我二人知道，我見他神經昏亂，快要說出印刷所的地址，所以我趕緊借你們的手掩住了他的嘴。爲了祖國的自由和獨立，爲了全世界人類的正義與和平，我不得不犧牲了一個親愛的同志！當然，我也得死，可是死，那又算什麼？我敢說，一個青年能死在這偉大的鬥爭中間，至少是光榮的事！」

在舞台下面熱烈的喝采聲中，西班牙政府軍已神速的攻入叛軍的營帳，把

這工人奪回來了。

這幕劇比父子兄弟場面較大，對話較多，表演的時間也較長。表演工人的朱光先生，表演法官的廖承志先生，都十分賣力，一貫的熱烈情緒，比較前面一劇更緊湊，我相信它給觀衆的刺激也是更深刻。

這兩幕話劇完畢，唱了一會歌，接着是活報開場。

十七 活報

「活報」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新興的宣傳工具，我在未到膚施之前，不但沒有看見誰表演過，甚至於連這名辭也沒有看見過。國內一般雜誌報章之出現「活報」這兩個字，也許以我在光明戲劇專號上發表的那篇膚施的話劇與活報為始罷。爲了要詳細說明「活報」之所以爲「活報」，先抄下那篇文章的一部份：

「當兩幕話劇演完之後，接着表演我們未曾見過的『活報』。『活報』是戲劇中一種輕騎式的短小雜劇，內容包括唱歌、對白、舞蹈、演說，並且配有音樂；由一羣天真活潑的小孩子表演，做得非常有趣。『活報』的任務是隨時以趣味的方式報告新的社會情形、政治消息、學術思想，和『報告文學』具有同樣的性質和優點。

它不需要佈景，不用特別的衣飾道具，處處可以因環境之需要而演出。用筷子敲飯碗，用鋸子替代梵亞林，用洋鐵罐作鼓，用木棍擊破缸，可以配合一組很齊全的音樂隊。在秋收的農場上可以出演，在盛大的會場中也可以出演。把新的內容用土語灌入當地最流行的歌調中，所以，很容易流行普遍。假若導演者更能好好注意於腳本的情節和當地的風俗習慣之特點，那自然更能受內地生活枯燥的觀眾們歡迎了。

「……當晚『活報』的表演：第一幕是聯合戰線，啓幕時爲一個某某人分頭向幾個兄弟挑撥，令他們互相打架，一等到兄弟們打得你死我活時，奪取他們的財產。後來，大家發見某某人和漢奸的陰謀，纔知被騙了，拉起手來接成『聯合戰線』同打某某人。

「在表演這幕『活報』的過程中，音樂幾乎是不斷在奏着。調子大都是陳

舊而普遍流行於民間的，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鄉下老者能夠很快樂的點頭欣賞它並且不斷的拍着自己的大腿叫好。有些穿插是很滑稽的，引得全場哈哈大笑。表演某某人的裝出種種兇惡神情，又引起大家的憤恨。記得最後在結束時大家還唱這樣兩句：

3/4

3	5	0	6	3	2	3	2	4	5	·	—	3	6	1	5	—	—
我們 的 新 時 代 到 了																	
6	1	1	0	2	3	3	1	2	—	3	5	—	—	—	—	—	—
同 胞 們 快 快 起 來																	
5	1	—	—	—	—	—	—	—	—	—	—	—	—	—	—	—	—
撥 抗																	

「第二幕『丁玲舞』」是一幕簡單的歌舞活報，注重歌聲舞步的美，並不合

什麼意義。第三幕是音樂會，一排穿白衣的孩子蹲在地上代表琴上的鍵，由另一個小孩次第在他們身上按，如同彈琴一般。後台風琴發出聲音，我們幾乎以為是從這些蹲在地上的小孩身上發出來的。這「人」壘成的「琴」奏了許多歌曲後，變換形式，成爲其他的樂器，又奏了新曲數只，完成了「音樂會」。

「最後的『活報』是陸海空軍總動員：陸軍先出場，一羣小孩扮成陸軍隊伍進行的樣式，高喊：『我們是抗日的陸軍！』次有海軍出場，一羣小孩扮做划船的姿式，高喊：『我們是抗日的海軍！』最後是空軍，一羣小孩接連壘成飛機模樣，高喊：『我們是抗日的空軍！』陸軍海軍空軍集合在一起後，操演了很多的陣式，然後齊喊：『陸海空軍大聯合，一齊抗日！』」

上面的幾段文字，已大略的說明了當晚活報演出的情形。雖然這幾幕活報

的內容不十分使我滿意。可是我不能不佩服膚施的戲劇者苦幹的精神。

「活報」是一種最有效的宣傳工具，在蘇聯，它曾經盡了極大的「喚起民衆」的任務。兩次五年計劃之推行，處女地上建起偉大的「集體農場」以及其他種種制度之改革，「活報」都在羣衆運動中建立過大功。在目前中國抵抗日本而需要動員羣衆的時候，我想「活報」是一種最經濟最合用的宣傳工具罷。

我希望全國從事戲劇工作的朋友們予活報以最大的注意，無論戰區或後方，它都能發生極大的效果。牠比一幕最短的街頭劇還要簡單，還要省事，還要多生效力。幾乎隨時隨地，它都能演出，而號召很多的羣衆。

「活報」完畢之後，晚會散了。這樣內容充實的一個聯歡會，我是特別的滿意。觀衆們紛紛歸去了，我跑進後台，鑽入溫濤先生的臥室。

十八 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昨晚參加晚會回來，舒適的睡了一夜。今日是在膚施參觀的最後的一天了，起早到抗大。

林彪先生和靄的談抗大的情形給我們聽，抗大原先設在土洞裏，現在借用延安師範一部份的房屋，新的土屋，都是學生親自擔泥修築成功的。

物質條件的困難限制着一切大計劃的實現。大家吃苦努力，纔克服了這困難。

學生約一千多，高班和低班的程度相差得極遠，上課不點名，學生沒有一個缺席。

博古先生、毛澤東先生都是抗大的教員，他們最能吸引學生，當我們在抗大裏參觀的時候，窗外還有人立着聽講。

抗大的教育原則不尚形式，讓青年人個個都能在自由的空氣中發表自己的天才。一般學校裏的教育原則，他們以爲那樣充其量祇能把每一個人訓練成爲碌碌的中庸之輩。

他們希望他們的學生誠懇，活潑，嚴肅，堅決。八個字的校訓也許是這樣，請讀者原諒，我現在記不清楚了。

在每個教室中，學生大部坐在地上，有的坐在板凳上，黑板祇有一小塊，教員不肯多寫字，原因是節省粉筆。

我們參觀了一周，就到藍球場中和抗大籃球隊比賽籃球。以一個貴族學校的旅行團和普羅大學的學生賽球，在歷史上尙屬創舉，而「全國大聯合」的事實。

這也許是一點最初的表现吧。

他們身高力大，越打越勇敢；我們本非健將，又經舟車勞頓，不能不失敗了。一個一個拋進籃，我們輸上十幾分。

這幕球戰轟動了磨施城，城外有人不遠十幾里之程而來觀光，他們對賽球很有興趣，個個都好動手打球。

賽過球，抗大招待我們吃飯，董必武先生很客氣的請我們「加餐」。六樣暈菜，和抗大同學的伙食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我們不安受用這樣好的款待，但是盛情難却，每人不得不飽吃而歸。

十九 紅軍是怎樣打勝仗的？

紅軍爲什麼比較別人容易打勝仗呢？

在戰術與戰略上，紅軍打仗始終是佔在主動的地位，統一的策略，靈活的遊擊，盡量避免陣地戰，因爲紅軍物質的條件不夠，唯有用這種方法纔能救濟自己的弱點。

假若紅軍也迷信機械和武器，假若紅軍對於戰爭沒有堅強的自信心，假若紅軍常常採取死守挨打的下策，而不避實就虛的幹，他一定不能得到他那光榮的歷史。

紅軍本身的堅強，也是他易於打勝仗的原因。他本身如何堅強起來的，原

因是在於有後面的三個要素：

甲 有羣衆基礎

紅軍一切都和民衆打成一片，處處受民衆的幫助，進攻有民衆引路，退守有民衆掩護，給養與運輸，能夠利用民衆的力量，打起仗來不費力，打游擊仗尤其方便。

民衆爲什麼願意和他們接近呢？因爲他們十分看重民衆的利益，積極的給民衆以組織與活動的自由，並且隨時在做羣衆工作。

乙 高度的政治教育

每一個紅軍都懂得：他爲了什麼要打仗？他們的敵人是誰？他們怎樣可以取勝？這勝利和失敗與他有何種深切的利害？

每個人都懂政治形勢，每個人都深深看清楚了民族的前途，每個人都怕

困難，學理的互相傳授，學術與技能的彼此研究。在正義感和責任心的督促下，紅軍是一個學校，每一個紅軍都成爲一個獨當一面的戰鬥員。

丙 生活的健全

在民主、自由、活潑的空氣中，每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都發揮出來了。思想上有了正確的領導，並且因爲有了共產黨在紅軍之中起了骨幹的作用，他們的生活健全起來。學習的生活，集團的生活，律紀的生活，使他們成再也堅強不過的力量。

如此，他們纔易於打勝仗。

二十 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

紅軍的紀律不是一種死板板裝面子的規條，也不是幾個立法專家照西洋法典抄下來的。它是一種不成文法，據說是十年來紅軍在戰爭中自己訂定的。

不但是自己訂定的，而且自己也堅決的執行，一點不馬虎。不像別的軍隊中另立一個軍法官，軍人犯法須由軍法官來判罪。在紅軍中間，犯錯的人在全體大會上受大家公共的批判。小兵和伙夫可以批判師長或司令，一點也不客氣。

紅軍的紀律很簡單，祇有三大規律和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是：

(一)服從命令

在戰等的時期，下級要絕對的服從上級的指揮。戰爭之勝負，指揮統一不統一的關係十分重要。爲了全盤的得失，「服從命令」是軍隊中唯一的事。

假若命令發錯了，被指揮的人在戰後可以提出來批判發令者；但在戰爭中，縱然被指揮者覺得這命令不對，也得要執行。

(二) 不要工農一絲一毫

紅軍本來都是工農出身爲了本身的利益而作戰，爲了民族而作戰，自然要十分廉潔。對於工農的利益，更要保護，不能亂取他們一絲一毫。

(二) 打土豪歸公

以前紅軍駐在江西等地的時候，對土豪劣紳的財產，加以沒收。去執行沒收的人，不得將沒收的資財物件據爲私有，必定全部歸公。現在紅軍已經停止了他們以往的土地政策，以後去沒收日本人的東西時，也是全部歸公，執行者不許私

取一點。

三大紀律是絕對不可犯的紀律。另外還有八項注意，那是：

(一) 上門板

紅軍借店鋪的門板當床睡，次日早晨，一定上回原處，不能置之不問而去。

(二) 捆禾草

冬日寒冷，紅軍沒有被蓋，借鄉民的稻草做成一個窩睡覺。睡過之後，也要收拾乾淨，將禾草捆置原處，免得老百姓麻煩。

(三) 上廁所

紅軍行軍，一行數千人。假使數千人隨便在某一地方方便，縱不「滿地黃金」，也要弄得很不清潔。大家若都上廁所，則為農民堆積許多肥料，一定會使他們得到不少的好處。

(四) 買賣公平

紅軍不搶東西，不勉強買賣東西。但是交易的時候也可以還價，不一定要做不還價的傻子；公平的原則要維持的。

(五) 說話和氣

紅軍不是光桿子的軍隊，處處要依靠民衆的力量來維持；同時，紅軍隨時要發動民衆，組織民衆。說話和氣，待人接物要有禮貌，這當然是不可勉的事情。

(六) 借東西要還

(七) 損壞民衆東西要賠

(八) 不搜富農腰包

以往不搜富農腰包，現在不沒收日本俘虜的私有品。

三大紀律是對「己」的原則，八項注意是對「人」的原則。每個紅軍自己

都能潔身自好，舉止有則；對付老百姓又老老實實，客客氣氣，那自然使民衆看成自己的軍隊了。

二一 再會罷，膚施！

三天的光陰飛馳過去，離散的前夕，友平先生告訴我們：

「車子明天早晨七點鐘開，我們六點半就來送行。」

這句話引起我們的傷感，不說別的，就是一個王友平先生，我們也覺得有些依依難捨。

大家呆立了好久之後，決定到毛澤東先生處辭行。毛先生在斯麥特萊的寓所中接見我們。

每一個人和毛先生握過手，毛先生說：「現在國共的合作大致沒有問題了。在全國和平統一的鼓勵之下，你們可以高高興興的回去努力，我對你們北平的

學生，懷着極大的敬意。」

「我們不敢當毛先生的誇獎，我們每個人希望多做些救國的工作，來答謝你們共產黨招待的盛意。」

「北平是國防的前線，你們的一舉一動，給全國的影響很大，我從最近的國際情勢看來，日本或者不久就要進攻中國。我希望你們能做全國人民的表率，共產黨不能例外，在救國的立場上，是你們的忠實朋友。」

「我們北平的環境很壞，到此地來參觀一趟，在事實上已不很容易。現在承此地各位先生送了許多解放週刊之類的書報，不知帶回去是否要發生問題？」

「北平也許有麻煩，你們小心一點好了，橫直你們到此地來是公開的旅行，而沒有什麼政治作用，總不會生什麼毛病。在黃河以南不要緊，如果你們怕路上有問題，我可以打一個電報給西安顧祝同先生。」

「不必麻煩了，我們再會。」

第二天早晨，王友平先生的淚引得大家都眼紅了，拍了一些臨別的照片後，乘上掛着“Central truck”牌子的汽車和廣施分手了。

在車中，我發生一些感想：

一。共產黨苦幹的精神是極可佩服的，在這樣貧瘠的土地上，他們居然做得井井有條，真不容易。

二。學習的風氣的濃厚是全國各地所沒有的，抗大中有窗外聽講的學生，軍隊中有不恥下問的官長；這種事實，遠非身處賭場妓院之中而高喊讀經會考的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三。他們是一些無產階級的人，招待我們這些資產階級的旅客如是之尊敬

和豐厚，那種克己的精神，也令人感謝不忘。

四、在整個膚施城中，無論工作人員和學生，每人人手一支香煙，這種不必要的浪費，未免不是美中不足，雖然土產的香煙價錢不貴。

五、膚施一般的物質生法太苦了，假若外邊的熱心人士不幫助他們，那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

.....

又是五天的行程，我們返到北平西郊的高大洋樓裏，十五天的夢境像是一縷一縷的煙，這煙永遠繞在我的腦際不會散開。

一九三七，十二月九日，武昌珞珈山。

空白页

附 錄

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樂（通訊一）

天馬兄：

我們分別後已經匆匆半年了，每天不休息的工作着，時間過得特別快。外面的情形，我們僅僅知道戰爭的大概，詳細的則不曉得。我想什麼都變更了，各地救國的團體都組織健全了，青年們消沉的也都積極了，我萬分迫切的望着你們的消息。

有位進陝北公學的李君，談到你們×大的事，因而觸起我對於你們親切的回憶，我不能忘記你們那羣可愛的朋友。雖然我和你們相聚在一起僅僅是三天

半的時光。

第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勝仗，全國一定都知道。關於這次勝戰，我不願說什麼。值得說的是你所遊覽過的膚施，她一天一天的變了。

從各方面來的青年太多了，熟悉的臉面日日減少，陌生的臉面日日加多，胖瘦不同，熱情如一，我真愛他們，他們多麼誠懇而且熱烈的在學習啊。

祝捷會常常開，晚會也熱鬧了，外面來的許多人中，演劇、唱歌、什麼技術人才都有。

原先我是要到山西去的，但是此地工作不能分手，暫且不走，如果上了前線，以後再給你滿意的捷報吧。

此地大家對後援工作十分努力，由於平時政治教育做得好的緣故，民衆都熱烈極了。各地老百姓送豬、雞、雞蛋，西安的女同學偷偷的繡旗子，還有一個八十

歲的老先生，親自送了兩瓶酒，一籃雞蛋，和兩塊匾，還說了什麼「堯舜之師」的一大套。

戰地服務團出發了，丁玲擔任團長，他們除掉慰勞，幫軍隊做事，還要做羣衆工作。這團體本來祇有三十多人，到了太原，已增到六十人了，我希望你們能趕上去參加，聽說那裏面不少是你們北平學生。

膚施雖然物質條件很苦，可是今年由於大家努力的結果，收成很好，你看下面丁玲的詩吧：

「連綿的雨青了

延安的山川田園

萋萋黃瓜鋪滿郊外

香甜

喬麥小麥玉蜀黍長滿山巔

叢密密只露出

幾座殘堡一塔聳天

.....

.....

聽啊這是什麼聲響

洛川的河流瑯瑯

延水鏘鏘帶來了

民間歌唱

今年雨水好土地肥

汽車裝來農具一大堆

士兵哥哥又把耕事催

你一把 我一鋤

田裏長了苗啊

綠油油 清香四面飄送

免了捐稅 領了路費

今年的豐收 不會白費

不僅是年成好，而且邊區各鄉各區民政府的選舉運動，進行得十分順利，更給人[！]以多麼快樂的安慰！在真正民主的原則下，各級政府的首長都由人民自己選舉，選舉權是絕對普遍的，選民沒有職業、財產、文化程度之限制。

國內有些學者曾經大罵中國人貧，愚……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我們這裏的事實，却粉碎了那種學者們的論調。你看見過「被開墾的處女地」這本小說嗎？

此地有些情形，已漸漸和那書上所寫的相似。愉快的笑，農產品的香氣，已蕩漾在這新的邊區土地上。

膚施縣西區第四鄉選民大會中的提案：

「(一)重新修築菜園被洪水淹沒了的水澆池。

(二)下學期開辦一處學校

(三)保證受水災及雹災的田地種上秋田，不使荒廢。

(四)鄉長加強領導耕耘工作，保證全村的耕田不荒廢一畝。

(五)調濟糧食，救濟難民災民。」

這樣具體的提案多麼充實，他們自己願意有這樣的生活。他們一定十分努力去幹的，我相信這些事情他們不久一定能夠如願以償。現在我在幻想着，我幻想在一二十年以後，他們的提案將要改爲：

「(一)重修第四鄉的自來水塔。

(二)下學期開辦一個魯迅圖書館。

(三)建造一所最新式的電影院。

(四)買四部新的耕田機器。

這不是不可能的事，在抗日的過程中，他們會加倍的努力生產，等到抗日完畢，中國什麼束縛也沒有了，那時，我們爲什麼不能快快樂樂的過我們的新生活呢？

記得你們曾經唱過的歌；

「春風蕩漾在廣大的地面

生活一天一天更快樂」

我羨慕那樣，我努力去追求那樣，天天和困難在鬥爭着。朋友，世界上沒有難

事，中國已漸漸走上光明的道路了。

敬致抗日勝利的敬禮！

你的朋友王友平上 十一月五日

陝北公學（通訊二）

我們在膚施的時候，曾無陝北公學，可是離開膚施之後幾個月，陝北公學却熱熱鬧鬧的開學了。下面的一封信，是最近從膚施寄出來的。寫信的人是一個陝北公學的學生。

「老兄：

我們的學校在十一月一號正式開學了，全國的優秀青年都聚集在一堂，真是難得。飲水思源，我不能不感謝別處教育辦的腐敗，不然我是沒有機會會見全

國精莫於此的。

假若各地的學校都完全有這裏的長處也許能使中華民族會早多少年解放。我們家鄉辦教育的人不但依靠辦學校而發財起家，甚至像和學生們有了宿怨似的故意爲難。看書之不自由固無論矣。不會背易經却要挨打。我們稱之爲『學閥』別人進一步稱之爲『學匪』。現在逃出樊籠如魚得水好不快哉。

整天的唱歌被歌是成仿吾校長作的寫在下面你覺得他好嗎調子是呂驥譜的呂驥這短小的音樂家真夠能幹的。

「這兒是我們祖先發祥之地

今天我們又在這兒團集

民族的運命

全担在我們雙肩

抗日救亡

要我們加倍努力

忠誠

團結

緊張

活潑

戰鬥的學習

努力 努力

爭取國防教育的模範

努力 努力

鍛鍊成抗戰的骨幹

我們忠實於

民族解放事業

我們獻身於

新社會的建設

昂頭看那邊

勝利就在前面」

大家除了唱各種歌亡歌曲，就不斷的唱這個校歌了。

我們這小小的學校中，人數有二千多人。現在，外面的青年仍然不斷的進來。學校不收他們一定要來，弄得學校沒有辦法想，祇好縮短我們的畢業期間好讓我們的位子給走來的同學佔。我們兩月之後，可以卒業。原先我是希望在此地學習很久很久的。

叫我怎樣捨得呢？我不願離開此地。但願這兩個月慢慢的過。

我們學校一共分為五系：社會學系；師範專修系；醫學系；國防工程系；日本研究系。我在社會系，社會系的人數最多。

我們的先生有艾思奇、李富春、何幹之、周起應等等。我們的課程，主要的是中國革命問題，中國社會的本質等，其次的是辨證法、列寧主義等等。

我們這裏可以看任何書籍，真理是不怕歪曲的。磨施不像別處動不動就要妨害人家出版自由；各黨各派的書這裏都有。

物質生活太苦了，吃小米飯，素菜。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水太少了，沒有多洗澡的機會。可是我精神的快樂，却是不可形容。

天冷，大陸性的氣候，早晚尤甚。

致敬！

李 喟 十一月十日